

資治通鑑

第 六 冊

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丙寅起
晉愍帝建興四年丙子止

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至八十九

中
華
書
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

註

魏紀七起柔兆攝提格（丙寅），盡玄默涒灘（壬申），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丙寅，二四六）

¹ 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柵中，柵，讀如祖；楊正衡側瓜翻。殺略數千人而去。

² 幽州刺史毌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爲侵叛，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數，所角翻；下同。

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高句驪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毌丘儉傳謂懸車束馬以上丸都，可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斬獲首虜以千

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

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壞，音怪。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

還，未幾，復擊之，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位宮遂奔買溝。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之地，去南

沃沮八百餘里，句驪名城爲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麗居紇升骨城，漢爲縣，屬玄菟郡，賜

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者，高麗

名城也。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在沸流水西。魏正始中，毋丘儉屠丸都，銘不耐城而還。又

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

過沃沮千有餘里，沃沮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漢武帝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屬

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爲縣侯。其國小，迫於句驪，遂臣屬焉。菟，同都翻。頎，渠希翻。沮，千余翻。至肅

慎氏南界，魏東夷挹婁之國，卽古肅慎氏也。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言誅殺者及納降者，總

八千餘口。還，從宣翻，又如字。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秋，九月，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爲丞相，騭，匹妙翻。車騎將軍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

全琮爲右大司馬。分荊州爲二部：以鎮南將軍呂岱爲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

圻，水經註：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縣北，又逕蒲巖山北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巖山北對蒲巖洲，

洲頭卽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巖山今在嘉魚縣境，蓋蒲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

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在荊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

鎮武昌。

4 漢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河南洛陽人，漢末逃入蜀。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木之一邊碩茂一邊焦槁者，謂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也。有罪者赦，則姦惡之人抵法而獲免於罪，良善之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稱尺證翻。數，所角翻。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蹶蹶而已。蹶，子六翻。蹶，資息翻。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直之翻。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匡衡疏見三十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治，直吏翻。若劉景升、季玉父子，劉琮，字季玉。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治，直吏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數，所角翻；下同。下，遐稼翻。不亦卓乎！

5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當千。

6 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費，父沸翻。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漢武帝元封二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蜀郡；蜀又分爲汶山郡，又立平康縣。

屬焉。杜佑曰：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冉駹所居也。宋白曰：茂州通化郡，古汶山郡。劉昫曰：維州薛城縣，蜀將姜維討汶山叛羌，卽此地也。今州城卽姜維故壘。汶，讀曰岷。

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陋，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更、丁衡翻。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齋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事並見更始二年。彤，余中翻。勝，音升。故能以弱爲強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卽時還車。銚期傳曰：光武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誠，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銚，音姚。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卽行。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傳，直戀翻。先，悉薦翻。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言思望賢主混一。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復，扶又翻。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樂，音洛；下同。先帝之志，堂構未成，書

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施，式支翻，設也。下爲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丁卯，二四七）

¹ 春，正月，吳全琮卒。

² 二月，日有食之。

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

舜之佐堯也，驩兜、共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讒說殄行，則聖之，戒比周也。好，呼到翻。治，直吏翻；下同。比，毗至

翻。周公輔政，慎於其朋。書洛誥：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安國註曰：少子慎其朋

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

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

瑞可感而致也！」

³ 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十

四年都武昌，至是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下，遐稼翻。通更伐致。」伐致，謂伐材木而致之。通

者，凡吳境內悉然也。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斂，力贍翻。若更通

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晉太康地記曰：吳有

太初宮，方三百丈。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義當助作宮室。

⁴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據後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即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朝直遙翻。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爲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與、讀曰預。

⁵ 吳丞相步騭卒。

⁶ 帝好褻近羣小，近其斬翻。遊宴後園。秋，七月，尚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后宮。坤爲母，乾爲父，言皇后爲天下母，以乾爲式，從夫之義也。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上言：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爲諫議大夫。「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騎，奇寄翻。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帝皆不聽。

⁷ 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卒，讀曰猝。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疽，千余翻。將，卽亮翻。此不過欲補綻支黨，綻，丈憫翻，縫也。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

8 是歲，雍、涼羌胡叛降漢，雍於用翻。降，戶江翻。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

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水經註：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卽白水源，山東卽洮水源。洮

水東流逕吐谷渾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枹罕，入于河。諸縣皆在洮東，若洮西則羌虜所居也。洮，土刀

翻。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維徙之人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

無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真討破叛胡治元多，蓋諸胡有治姓也。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戊辰，二四八）

1 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鸛棲樹之言固中，而三馬食一槽矣。

2 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忝，辱也。遂固辭不受。

3 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斷，丁亂翻。諮斷者，諮之使斷決也。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4 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

5 涪陵夷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唐之涪州。宋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爲涪陵縣地，蜀先主以

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枳城，卽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桓溫定蜀，別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年，移漢平縣於鎮城，仍改漢平爲涪陵縣，因鎮爲名。唐爲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敕隸黔中。按華陽國志云：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泝涪水，秦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爲都尉理。山險水灘，人多獠、蠻，唯出丹漆蜜枳，縣卽涪州所理。漢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葭二縣以爲郡。璋乃分涪陵，立永寧，兼丹興、漢葭，合四縣置屬國都尉，理涪陵。蜀先主改爲郡，改永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晉太康地志省丹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萬寧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姓徐巨反，鄧芝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涪州東南三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漢復縣北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又言：漢葭在郡東百里，澧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里故黔州城是。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東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謝本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播及黔府等五州，悉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西陽縣地。按漢西陽在今溪州犬鄉縣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西陽。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西陽爲漢西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獠。元魏後圖記不傳，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續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因問隋州郡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互難辨。其秦黔中郡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漢改黔中爲武陵郡，移治義陵，卽今辰州溱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卽今朗州所理是。今辰、錦、敘、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

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自分矣。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乘，繩證翻。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伎，渠綺翻。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爲室也。賢曰：綺疏，謂鏤爲綺文。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數所角翻。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章：甲十六行本「入」作「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者？「復，扶又翻；下同。爽曰：「誰敢爾邪！」

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烈祖，明帝也，封平原王。畫壤分國，有地圖在天府。周禮有天府，鄭玄註云：掌祖廟之寶藏；又賢能之書及功書皆藏于天府。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輸作也。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久而章：甲十六行本「而」作「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魏并州統太原、上黨、西河、鴈門、新興。冀州大於諸州，并州遠接荒外，故意其缺望。懿多權數，以此言撻發禮耳。少，詩沼翻。恚，於避翻。分，扶問翻。禮曰：

「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兇，許拱翻。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至此，禮入懿數中矣。

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魏武之辟懿也，懿辭以風痺，故勝以爲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許爲羸憊之狀也。屬，之欲翻。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枕，之鳩翻。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近，其靳翻。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李勝，南陽人，故謂荊州爲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解，戶買翻。曉也。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言其形神已離，惟尸在而餘殘喘耳。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無聲而出涕，曰垂泣。」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坐，徂臥翻。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爲，于僞翻。知

位當至三公不？」不，讀曰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數、檮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鮮，息淺翻。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相書以鼻爲天中，自膺以上爲人中。裴松之曰：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

哀，蒲侯翻，與培同，取也。爾雅：哀，鳩、樓，聚也。徐云：樓，斂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爲多，當思自減損也。非

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言必見其死也。譚，與談同。輅還邑舍，邑舍，平原邑邸也。具以語其舅，語，牛倨翻。

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

7 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8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懿雖稱疾，先已置二子於要地矣。

嘉平元年（己巳，二四九）是年四月方改元。

1 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明帝陵也。水經註：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

孫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從，才用

翻。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水經註：洛城南出西頭第

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閭闔，南直洛水浮桁。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

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

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事見上卷明帝景初三年。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屬之欲翻。

按晉紀，懿自爲文帝所信重，太祖未嘗以後事屬之也，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

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背，蒲妹翻。陸德明曰：顧，音古。敗亂

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敗，補邁翻。壞，音怪。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

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監，古銜翻。伺察至尊，離

間二宮，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寄坐，謂雖處天

子之位，猶寄寓也。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朽邁，謂年老

衰朽，日月已過也。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

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

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輒，專

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

車駕宿伊水南，水經註：來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伊水又東北

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

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

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說輸芮翻。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大目說爽，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

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範，沛國人，誰、沛鄉里也。老，耆也。宿，舊也。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註：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避於道旁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驚，音奴。言爽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棧，士限翻。

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扶又翻。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此謂漢末劫質也。質，音致。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中領軍營，懿已遣王觀據之，惟別營在耳。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陸德明曰：中，丁仲翻。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庫，故曰別庫。被假，謂授兵也。被，皮義翻。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爲甲夜，二更爲乙夜，三更爲丙夜，四更爲丁夜，五更爲戊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狔耳！」曹真，字子丹。狔，與豚同。小豕曰狔，小牛曰犢。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彈，徒案翻。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

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

義、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下，遐稼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與張當俱夷三族。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

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騎，奇寄翻。及爽解印綬，綬，音受。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言必將見誅於市也。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之翻。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爲，于僞翻。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

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爾，猶云如此也。憲英曰：「以吾度之，度，徒洛翻。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殆，近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偶，匹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難，乃旦翻。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己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爲質任，愛昵者則可爲之死。從衆而已。」敞